

LU ZHI SHEN

# 鲁智深



42.4

0

1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

### 出版说明

我们祖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化，我们的古典文学是一份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。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，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益处，少年朋友们不仅可以从中吸取文学的养料，而且能借此了解一些过去时代各方面的知识。因此，我社决定出版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，作为广大少年朋友初步了解古代文化的一种课外读物。

我国的古典文学，从诗歌、散文到小说、戏曲，门类很多。这套丛书是出版给高小和初中程度的少年朋友们阅读的，所以侧重在编录有故事情节的小说等类作品，同时兼顾诗歌、散文等文学样式。在浩瀚如海的古典名作中，我们力求选择进步的、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的、适合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作品。考虑到即使是优秀的古典作品也往往存在着一些消极部分，又考虑到少年朋友们的接受能力，我们按照具体作品的不同情况，分别采用了改编、改写、节录、翻译、选注等方法加以编辑出版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，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一定

还会有不足以至错误之处，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前 言

《水浒》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部杰作，写的是宋代一次以宋江为首领的农民起义的故事。

宋江起义约在一一二〇年起于河北，看来是一支流动的队伍，前后活动了两三年时间。史书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非常简单，可见这次起义规模不大。但是这次起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戏曲演它的故事，更有许多说书人讲它的故事，这就更扩大了它的影响。后来就有人将这些故事连贯起来，写成《水浒》这部小说。

《水浒》的版本很多，有简有繁，比较完整的是一百回的《忠义水浒全传》。

这部小说在记述宋江起义从发生到失败的过程中，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。从宋徽宗这个“浪荡天子”起，到一大群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，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、手工业者，也迫害了一些中间阶层的人。这些人走投无路，最后被逼上梁山，举行了武装起义。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，农民起义是必然要失败的，不是被镇压，就是受招安，即使推翻了一个王朝，象李逵说的那样：晁盖做了“大宋皇帝”，宋江做了“小宋皇帝”，因为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，新的皇

帝就成了新的封建统治者，农民还是受剥削，受压迫。

这部小说在明代和清代多次被列为禁书，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害怕老百姓看了这部小说，学起样来，起来造反。事实正是这样，后来有的农民起义受到《水浒》的影响，以梁山泊起义军为榜样。有的起义首领用“宋江”、“雷横”、“燕青”作为自己的诨名，有的用“黑旋风”、“混江龙”、“一丈青”作为自己的绰号。由此可见《水浒》这部小说的社会价值。

这部小说的前一部分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它对封建社会的生活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，这就把读者带到八百多年前去，认识了那个社会的面貌。这部小说写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，如李逵、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、宋江、阮小七等等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还有一些“小人物”，如何九叔、李小二、郓哥儿、唐牛儿，也是栩栩如生。

我国的文学遗产中，有《水浒》这样一部小说，我们是值得自豪的。

少年朋友在课外要读的书很多，不一定有时间读《水浒》全书，为此，我们从中摘选了最精彩的六个故事：《鲁智深》、《林冲》、《武松》、《李逵》、《智取生辰纲》、《三打祝家庄》。

“禅杖打开危险路，戒刀杀尽不平人。”这是写鲁智深的两句诗，写得非常确切。

鲁智深多次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得失，自己的安危，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英雄。拳打镇关西，醉入销金帐，大闹野猪林，这些故事使读者对

这个莽汉子、莽和尚，油然而产生敬爱之意。

大闹五台山这段故事写得非常精采。有些读者在这段故事中见到的只是鲁智深爱喝酒，爱闹事，喝得烂醉，打坍了半山亭，打翻了金刚，把个文殊院闹得一塌糊涂，觉得挺有意思，却并没有理解这段故事的深刻意义。

在封建社会，地主阶级不仅运用他们的政权来统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，而且造出许多神来统治他们，这是一种精神的统治，就是宗教。宗教使人们以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，都是由神事先安排好的，享福的理当享福，受苦的活该受苦，不能改变，而且不应当想着去改变，否则就违反了神的意志，犯了天律。

鲁智深不信鬼，不信神，不但目无封建政权的“王法”，而且两拳头打翻了吓人骗人的金刚，还他个泥塑木雕的本来面目，动摇了神的统治。大闹五台山这段故事，以反宗教迷信的内容为《水浒》这部小说增添了光彩。

## 鲁 兵

话说渭州小种经略<sup>①</sup>府中，有个提辖名叫鲁达。那鲁达长大魁伟，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扭丝金环，上穿一领鹦哥绿紵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；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一部落腮胡须，身长八尺，腰阔十围。

这日，鲁达和史进、李忠，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，门前挑出望竿，挂着酒帘，漾在空中飘荡。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。提辖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，认得是鲁提辖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<sup>②</sup>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，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甚么！但有，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还你！这厮，只顾来聒噪！”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；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顾将来摆一桌子。

---

① 北宋时，种世衡和他的子孙，先后在西北一带任边防重要职务。其中种谔、种师道、种师中战绩最著：谔任军职时间久；师道老年时威望甚高，人民把他当作抗金的主要旗帜，称他作“老种”；师中是在抗金战役中牺牲的。本书中的“老种经略”，当时是指种谔；“小种经略”，是指种师道。

② 角——盛酒的器具，古时是用兽角做的；宋时不用兽角了，却还称做角，用来指盛一定分量的酒具。

三个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得入港①，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，要甚东西，分付卖来。”鲁达道：“酒家②要甚么！你也须认的酒家！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？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！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？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③父女两人，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的他来。”酒保去叫。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到来：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，拭着泪眼，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④。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

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家？为甚啼哭？”那妇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：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。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⑤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做‘镇关西’郑大官

---

① 入港——投机。

② 酒家——当时陕北人的自称。

③ 绰酒座儿唱的——专在酒楼巡回卖唱的歌妓，也叫做擦坐、赶座子唱的。

④ 万福——封建社会妇女敬礼时，双手在襟前合拜，口中说着万福。后来就用万福作为这种敬礼的代用语。

⑤ 生受——说自己时候，是受苦、受罪（活受罪）的意思；对别人说，是难为、辛苦、有劳的意思。

人，因见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，将奴赶打出来，不容完聚，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讨钱来还他？没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女父们盘缠。这两日，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讨时，受他羞耻。女父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抬贵手！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？在那个客店里歇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女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。”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肮脏泼才①，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着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，你来！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，如何？”父女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

---

① 泼才——撒泼的流氓、无赖。

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；你有银子，借些与俺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值甚么，要哥哥还！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，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！”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分付道：“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。

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楼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睬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

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顿了女儿，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；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；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。次早，五更起来，父女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，收拾了。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里是金老歇处？”小二道：“金公，鲁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道：“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！”鲁达道：“坐甚么！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！”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作谢提辖，便待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，那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，昨夜都

算还了；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乡去！”那店小二那里肯放？鲁达大怒，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复一拳，打落两个当门牙齿。小二爬将起来，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。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。金老父女两个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。

且说鲁达寻思，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，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公去得远了，方才起身，径到状元桥来。

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：“郑屠！”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：“提辖恕罪！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，“提辖请坐！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：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臊子①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。”郑屠道：“使得！——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。”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”郑屠道：“说得是，小人自切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做臊子。

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的立住，在房檐下望。

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道：“提辖，教

---

① 臊子——碎肉。



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甚么！且住！再要十斤都是肥的，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臊子。”郑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臊子何用？”鲁达睁着眼道：“相公钧旨分付洒家，谁敢问他？”郑屠道：“是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，也细细的切做臊子，把荷叶包了。整弄了一早辰，却得饭罢时候。

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？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。

郑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将府里去？”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剉做臊子，不要见些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①？”鲁达听得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，睁着眼，看着郑屠道：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，却似下了一阵的“肉雨”。郑屠大怒，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；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纳不住；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。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

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②，那个敢向前来劝？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；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要揪鲁达；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赶将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：“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

---

① 消遣我——拿我来消遣，寻我的开心。

② 火家——伙计。

了叫做‘镇关西’！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‘镇关西’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的？”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。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：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发都滚出来。郑屠挣不起来，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鲁达骂道：“直娘贼！还敢应口！”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棱缝裂，乌珠迸出，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：红的、黑的、绛的，都绽将出来。

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，谁敢向前来劝？

郑屠当不过，讨饶。鲁达喝道：“咄！你是个破落户！若只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！你如今对俺讨饶，洒家偏不饶你！”又只一拳，太阳上正着，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：磬儿、钹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挺在地上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，动弹不得。

鲁提辖假意道：“你这厮诈死，洒家再打！”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。鲁达寻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。洒家须吃官司，又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撒开。”拔步便走。回头指着郑屠尸道：“你诈死！洒家和你慢慢理会！”一头骂，一头大踏步去了。

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，谁敢向前来拦他？

鲁提辖回到下处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细软银两；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；提了一条齐眉短棒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走了。

且说郑屠家中众人 and 那报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，不活，呜呼死了。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。候得府尹升厅，接了状子，看罢道：“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。……”不敢擅自径来捉捕

凶身。府尹随即上轿，来到经略府前，下了轿子。把门军士入去报知。经略听得，教请到厅上，与府尹施礼罢，经略问道：“何来？”府尹禀道：“好教相公得知：府中提辖鲁达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。不曾禀过相公，不敢擅自捉拿凶身。”经略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鲁达虽好武艺，只是性格粗卤。今番做出人命事，俺如何护得短？须教他推问使得。”经略回府尹道：“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的军官。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，拨他来做个提辖。既然犯了人命罪过，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。如若供招明白，拟罪已定，也须教我父亲知道，方可断决。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，却不好看。”府尹禀道：“下官问了情由，合行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，方敢断遣。”府尹辞了经略相公，出到府前，上了轿，回到州衙里，升厅坐下，便唤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，捉拿犯人鲁达。

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，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径到鲁提辖下处。只见房主人道：“却才挖了些包裹，提了短棒，出去了。小人只道奉着差使，又不敢问他。”王观察听了，教打开他房门看时，只有些旧衣旧裳和些被卧在里面。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东西四下里去跟寻，州南走到州北，捉拿不见。王观察又捉了两家邻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厅上回话道：“鲁提辖惧罪在逃，不知去向，只拿得房主人并邻舍在此。”府尹见说，且教监下。一面教拘集郑屠家邻右人等，点了仵作行人<sup>①</sup>，仰着本地方官人并坊厢里正再三检验已了，郑屠家自备棺材盛

---

① 仵(wù)作行人——专门检验死、伤的役吏。

殄，寄在寺院；一面叠成文案，一壁差人杖限<sup>①</sup>缉捕凶身。原告人保领回家。邻右杖断<sup>②</sup>有失救应。房主人并下处邻舍止得个不应。鲁达在逃，行开个广捕急递的文书，各处追捉；出赏钱一千贯；写了鲁达的年甲、贯址、形貌，到处张挂。一千人等疏放听候。郑屠家亲人自去做孝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，东逃西奔，急急忙忙，行过了几处州府，正是：“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。”鲁达心慌抢路，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；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，却走到代州雁门县。入得城来，见这市井闹热，人烟簇集，车马骈驰，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行货<sup>③</sup>都有，端的整齐，虽然是个县治，胜如州府。鲁提辖正行之间，却见一簇人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。鲁达看见挨满，也钻在人丛里听时，——鲁达却不识字，只听得众人读道：

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，该准渭州文字，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，——即系经略府提辖。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，与犯人同罪；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，支給赏钱一千贯文。……

鲁提辖正听到那里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张大哥，

---

① 杖限——官厅限期命令役吏或轮差的老百姓完成一定的工作、差役，到期查验，如若没有完成，就打板子。这种查验叫做“比”。查验是有周期性的，周期性的限期叫做“比期”。因此杖限也叫做“杖比”。

② 杖断——用打一顿板子作为对罪犯的判决。本书常有断了几十脊杖再刺配他方之类，那是打一顿板子之后再执行正式判决。

③ 行货——商品、东西、家伙。

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拦腰抱住，扯离了十字路口。

## 二

话说当下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，拖扯的不是别人，却是渭州酒楼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儿直拖鲁达到僻静处，说道：“恩人，你好大胆！见今明明地张挂榜文，出一千贯赏钱捉你，你缘何却去看榜？若不是老汉遇见时，却不被做公的拿了？榜上见写着你年甲、貌相、贯址！”鲁达道：“洒家不瞒你说，因为你事，就那日回到状元桥下，正迎着郑屠那厮，被洒家三拳打死了，因此上在逃。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来到这里。你缘何不回东京去，也来到这里？”金老道：“恩人在上：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，寻得一辆车子，本欲要回东京去；又怕这厮赶来，亦无恩人在彼搭救，因此不上东京去。随路望北来，撞见一个京师旧邻来这里做买卖，就带老汉父女两口儿到这里。亏杀了他，就与老汉女儿做媒，结交此间一个大财主赵员外，养做外宅，衣食丰足，皆出于恩人。我女儿常常对他官人说提辖大恩。那个员外也爱刺枪使棒，常说道，怎地得恩人相会一面，也好。想念如何能够得见？且请恩人到家过几日，却再商议。”

鲁提辖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，到门首，只见老儿揭起帘子叫道：“我儿，大恩人在此。”那女孩儿浓妆艳饰，从里面出来，请鲁达居中坐了，插烛也似拜了六拜，说道：“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够有今日！”拜罢，便请鲁提辖道：“恩人，上楼去请坐。”鲁